**回家**

**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 果然视频新闻中心记者 李静**

各位评委、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李静。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，回家。

演讲开始前，我想先给大家看几张照片。

他叫钟仁贵，60出头。2023年11月3日，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。可对于钟仁贵来说，这一天，是和女儿团圆的日子，他等这一天已经等了整整17年。

2006年1月14日，他五岁的女儿钟金蓉突然失踪。

毫无征兆的厄运，彻底击碎这个家的平静。钟仁贵原是四川省中江县的一个农家小伙，他在成都做木匠活，妻子开按摩店。夫妻俩非常能干，尽管过得不富足，但日子充满奔头。

然而，女儿失踪后，钟仁贵踏上漫长的寻亲路，这个家也陷入无尽的阴霾。

寻亲的“难友”都知道，钟仁贵是最疯狂的寻亲家长。他将寻人启事穿在身上，奔走街头。寻人启事上写着，“寻找特征最明显的女儿”。他向路人询问，有没有见过一个有烫伤伤疤的女孩。“那可能是我的女儿！”

这些年，他所有的钱都用来找孩子了。一有点钱，就抱着一摞摞寻人启事，外出寻亲。失望过无数次，他的心，像钝刀在割。如果孩子死了、没了，自己也就认了，但孩子是“不见了”。命运的榔头锤在身上，他不想认命。

寻亲路上，钟仁贵发现，很多家庭同样承受着不可承受之重。他文化程度不高，但决心创建寻亲平台，哪怕能挽回一桩悲剧。

这些年，他帮助十几个家庭团圆。在那些认亲现场，钟仁贵为别人感到高兴，但背过身就抹眼泪。如果找到自己的女儿，该多好！

而这一天，他终于等到了。钟金蓉在刷视频时，看到了寻亲信息。曾难以启齿的伤疤，成了她身世强有力的证据。钟仁贵苦寻17年无果，却因为一个巧合，父女相认。

为了迎接这一天的到来，这个寡言少语甚至有些木讷的父亲，准备着认亲仪式。他不懂如何表达多年来积蓄在心里的想念，只是挖空心思地想给女儿一个惊喜。

认亲现场，有三个特殊的画面让我记忆深刻。

钟仁贵把高速路口广告牌贴的寻人启事揭下来，换成一张喜报。曾经，他希望女儿路过这里看到一个父亲的良苦用心。如今，他恨不得向所有人宣告，他找到女儿了。

钟仁贵将寻子服脱下来，穿上一身新衣裳。他在院子里来回踱步，期待又忐忑，不知道见到女儿会是怎样的场景。

在聚光灯下，钟仁贵终于如愿拍下第一张全家福。很多家庭日常的小事，对他却是奢望。我不敢想象，如果没有拐卖，这一家五口本该有多幸福啊。

在热闹的画面中，有一幕让我心痛。

我看到一群失落的寻亲家长。他们排着队，希望我帮他们发布寻人信息，眼里填满渴求。我不忍，也不能拒绝。也许，对他们来讲，多一条报道就是多一丝希望。

他们反复讲述着那些早已深深烙在记忆中的寻人信息。我是曾文豪的妈妈，我儿子耳朵后方有一块红色胎记。我是周佳靖的妈妈，我找孩子22年了……

钟金蓉问父亲，你过去也是这样找我的吗？钟仁贵只淡淡地说了一句，都过去了。

采访结束后，我写下《寻亲17年，一对父女的遗憾与新生》。稿件结尾，我写了一句对他们的祝福。“17年的岁月确实回不去了，但新的日子在重新开始。”钟仁贵给我留言，你写得真好，谢谢你来见证我们的团圆。

我这才察觉，采访时被蚊虫叮咬，奇痒难忍，过敏发烧。这时我收到一条信息。“这么远来到我们四川，帮助我们寻孩子，水都没喝上一口就走了。你们也是孩子啊！很心疼！”

我瞬间泪流满面。

其实，我的寻亲记是从2021年中秋节开始的。当时，我第一次采访寻子家庭，“等待”是他们中秋节最痛的字眼。后来，我发现还有很多寻亲家庭无助地等待着。

于是，2022年4月，我策划推出“果然寻亲”栏目。截至目前，栏目已经形成图文、视频、海报、直播的内容矩阵，发布稿件300多篇，专题阅读量超7200万，收获多个过亿热搜。

数字的背后，是一条条跑出来的新闻。我到过深圳、广州、周口等多个城市，帮助70多个家庭寻找亲人，并且为多个家庭寻亲成功。

贵州遵义的张大姐找到了弟弟，她特地寄来锦旗表达感谢。济南一家人为寻找老兵爷爷曾跨越万水千山，我们与“灵魂摆渡人”刘德文共同努力，3天完成使命。

 看到团圆的笑容，采访中遇到的重重困难，深陷对寻亲家庭不幸遭遇的同情，这些都瞬间变得无足轻重。

有人问我，为什么一直坚持做这件事？

寻子13年的杜小华还在路上；被拐31年的徐剑锋被找到时，母亲已经离世；利雪梅饱受癌症之苦，没有多少时间等待；雷公与儿子认亲后一直在缝补缺失的亲情……

我深知，一个记者能做的，不只是一个见证者，还可以更多。

近年来，国家公安部打拐力度加强，推出团圆行动等专项行动。寻亲者、志愿者、媒体、公安机关、社会大众，整个社会力量有机联系在一起，织密寻人“网络”，点亮星星之火。

最幸福的路，是回家路。为了这个愿望，我一直在寻亲的路上。我经常告诉自己，这个世界上，还有等待团圆的人，或许我跑得快一点，再快一点，就会让更多人更早一点回家。